一個歷史人物的面面觀——文昭皇后甄氏

梁陞勤*

論文摘要　素來以三國時代背景作為題材的作品都很受歡迎，不論是電影、遊戲、文學作品、電視劇等。不過這些作品所描繪出來的角色有多少與史實相符，這是個值得商榷的問題。論文取材《三國志》中魏文帝曹丕的正室——文昭甄皇后作為研究對象，撇除二次作品對她所施加的種種印象，從史料的記載中重新審視其形象。透過不同史家對甄氏小時候直到離世後的記載，分析她的才情、品格和外貌，還原她一個比較可信的面貌。事實上，大部分人都認為，娛樂文化的渲染會影響到年輕一代對不同時代歷史的認知，但這也要視乎從歷史還是娛樂角度出發。誠如文中提到官修和私人編修的史籍，到底兩者是從甚麼角度出發來編寫，是我們研究歷史時需要考慮的重點。在蒐集具有不同背景的資料時，也必須謹慎。

關鍵詞　文昭甄皇后、甄宓、三國志、魏史

一　導論

《三國志．魏書．文昭甄皇后傳》記載：“文昭甄皇后，中山無極人……建安中，袁紹為中子熙納之，熙出為幽州，后留養姑。”[1]從《三國志》正史記載中得知，甄氏本是中山無極人，位於河北地帶，屬東漢末年袁紹勢力範圍內的管治地；後來被袁紹兒子袁熙娶納，侍奉家姑（即袁紹的妻子劉夫人）。

裴松之注《三國志．魏書．文昭甄皇后傳》中引《魏略》提到：“及鄴城破，紹妻及后共坐室堂上。文帝入紹舍，見紹妻及后，后怖，以頭伏姑膝上，紹妻兩手自搏。文帝謂曰‘夫人云何如此？令新婦舉頭！’姑乃捧后令仰。文帝就視，見其顏色非凡，稱嘆之。太祖聞其意，遂為迎取。”[2]此部分需要補充的是，魏武帝曹操在官渡之戰及倉亭之戰中大敗袁紹後，在往後數年間攻破鄴城，並俘虜了袁紹的家人。在這期間曹丕看上了袁熙的妻子甄氏，一見鍾情，納回許都，成為了後來曹丕的妻子。

以上就是甄氏在進入曹魏勢力前的背景，基本上是公認可信的。不過甄氏成為

*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文科碩士（中國語言文學）課程學員。

[1] 陳壽撰，裴松之注：《三國志．魏志》（《清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 5。

[2] 同上注。

曹丕妻子後，其人生的跌宕變化錯綜離奇，此論文旨在盡量還原甄氏的歷史原貌，就一些史學家對記載甄氏史料的質疑作出討論，最後會在結語部份提出個人見解。

在分析史料前，首先要弄清楚所引之史料的背景是從何而來。二十四史中陳壽所著的《三國志》基本被認為是正史，而《三國志》所採的史料包括王沈《魏書》、韋昭《吳書》、魚豢《魏略》等。由於此論文擬研究的，是文昭甄皇后，所以主要引用《魏書》、《魏略》，其中王沈《魏書》是官修的。然而唐代劉知幾在《史通》中評此書："多為時諱，殊非實錄"[3]，蓋王沈修此書時仍是曹魏王國的年代，官修的史書避重就輕也是無可奈何[4]。

至於魚豢《魏略》，則是私人編修的。學者王文進教授在其〈論魚豢《魏略》的三國史圖像〉一文中提到，《魏略》過分偏袒曹魏勢力，用盡心機摧毀敵國蜀漢政權"三顧茅廬"的神話[5]；後引李純蛟先生《《三國志》研究》中所云："當時一些史家，如《魏書》作者王沈、《魏略》作者魚豢、《吳書》作者韋昭等，由於堅持從維護一己的割據集團的利益出發，……不可避免出現存己廢彼，導致三國史記載的偏缺不全"[6]。然而其在記述一時代歷史的重要性不容忽視，正如在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中，《魏略》曾被歸為正史，力證其記載三國史的地位。

在了解以上史料的背景後再研究接著下來的魏文帝的皇后——文昭甄皇后，斟酌所引用的史料來還原其面面觀，方才客觀。由於甄氏的后位是死後魏明帝追謚的，在生時曹丕也沒有封甄氏為后，為免討論和闡述中有所誤會，本篇論文均以"甄氏"來指代魏文帝曹丕的妻子——文昭皇后甄氏。

二　甄氏的成長過程——其才情、品格、美貌討論

文昭皇后甄氏著有詩作，其才情被後世所公認，為三國時代的才女。裴松之注《三國志·文昭甄皇后傳》所引王沈《魏書》載：

> 后自少至長，不好戲弄。年八歲，外有立騎馬戲者，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，后獨不行。諸姊怪問之，后答言："此豈女人之所觀邪？"年九歲，喜書，視字輒識，數用諸兄筆硯，兄謂后言："汝當習女工。用書為學，當作女博

[3] 劉知幾：《史通》（《清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 12。
[4] 王文進：〈論魚豢《魏略》的三國史圖像〉，《中國學術季刊》第 33 期（秋季號），2011 年 9 月，頁 2。
[5] 同上注。
[6] 李純蛟：《〈三國志〉研究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2），頁 66–67。

> 士邪？”后答言：“聞古者賢女，未有不學前世成敗，以為己誡。不知書，何由見之？”[7]

在這資料中可看出甄氏在小時候已有自己的主見。她在八歲的時候，看到熱鬧人群聚集之地，卻並沒有像她的家人般去湊熱鬧，反而認為女子不該看那些市井表演。先不論她的看法是否守舊，但至少很有自己的看法。到了九歲，她對文字、語言非常敏感，看過讀過的字很快就能記住，而且也喜歡看書寫字。對於她的兄長質問，為何不學習針織女工細活的時候，她則認為從看古代書籍的過程中，能夠學習前人成功和失敗的過程，並能加以吸收分析，以仿效古代女賢。那麼，至少從她小時候的經歷，就知道她是一位愛書的女子，而且喜歡寫字，並且對周遭事物有自己的見解，不隨波逐流。裴松之注《三國志・文昭甄皇后傳》所引魚豢《魏略》又云：

> 后年十四，喪中兄儼，悲哀過制，事寡婦謙敬，事處其勞，撫養儼子，慈愛甚篤。后母性嚴，待諸婦有常，后數諫母：“兄不幸早終，嫂年少守節，顧留一子，以大義言之，待之當如婦，愛之宜如女。”母感后言，流涕，便令后與嫂共止，寢息坐起常相隨，恩愛益密。[8]

後來甄氏到了十四歲的時候，她的兄弟甄儼過世。她對於甄儼的妻子相當恭敬，每每代其工作，撫養甄儼的兒子，性格慈藹。可是甄氏的母親對待其他在甄宅中生活的媳婦，並不如甄氏般友善，故甄氏見狀出言勸諫，提醒母親其子之妻年輕守寡，著實令人憐惜，理應待她如自己的親生女兒一樣。甄母後來對甄氏所勸之言有感，使甄氏與其嫂嫂常常共處，自己也善待媳婦。從此條目可得知，甄氏是一位有孝悌之心的人。對於家中親人過世，懂得設身處地理解他人的難處，從自身出發多幫助兄嫂。對於其母之嚴苛，雖然長幼有序，但也挺身而出勸其不是，使整個家族感情融洽共處。甄氏非常懂事之餘，也頗有同理之心。

甄氏在十五、十六歲的時候已嫁進袁府，從本文導論的《三國志》引文中得知，在袁熙出任幽州刺史時，甄氏被留在老家侍奉袁熙的母親劉夫人。此外，根據以上兩條引文得知，甄氏應侍奉劉夫人頗好，以致後來曹操攻破鄴城後，甄氏第一時間是伏在劉夫人的膝上。從這些細節則可推想，甄氏與劉夫人關係甚好，否則在那樣緊張的生死關頭之下，甄氏不會第一時間走到劉夫人身邊尋求庇護。不過在《三國志・袁紹傳》中記載：“劉氏甚妒忌，紹死，殭屍未殯，寵妾五人，妻盡殺之。以為死者有知，當復見紹。乃髡頭墨面，以毀其形。”[9]又，劉夫人在袁紹冊立繼承人

[7] 陳壽撰，裴松之注：《三國志・魏志》，卷 5。
[8] 同上注。
[9] 陳壽撰，裴松之注：《三國志・魏志》，卷 6。

事上諸多阻撓，阻止立長子袁譚為繼承人（其母為張氏），導致後來袁紹兒子之間的內訌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劉氏並不是善男信女，所以甄氏在袁紹府中侍奉劉氏是否妥當、是否有被劉氏欺壓，而使甄氏在曹操攻鄴城後有那樣子的反應，也值得我們思考。裴松之注《三國志・文昭甄皇后傳》所引魚豢《魏略》載：

> 文帝就視，見其顏色非凡，稱嘆之。太祖聞其意，遂為迎取，擅室數歲。[10]

在攻破鄴城後，曹丕被甄氏的美貌驚嘆。曹操聽聞此事後，便許了曹丕之意。這裡值得注意的是，史家記載歷史的時候總會留下一些伏筆，事實上後句“太祖聞其意，遂為迎取”[11]值得深究。早在建安二年，張繡歸降曹操，曹操同時也娶納了張濟的妻子。《三國志・魏書・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》提到：“太祖南征，軍淯水，繡等舉眾降，太祖納濟妻，繡恨之。”[12]這引起了張繡的不滿，成為後來爆發張繡叛變宛城之戰的導火線之一。

討論回到甄氏這邊，曹操也極有可能納美貌動人的甄氏為妾，只是曹丕捷足先登，娶妻前經曹操首肯，方可成事。如果甄氏的美色不怎麼樣，估計作為袁熙的妻子，也會與袁譚的家人一樣落得被曹操誅殺的下場。曹魏家族在許都一帶甚具名氣，曹丕閱人無數，若非甄氏的美貌出眾，恐怕也難以進入“四世三公”的袁紹家門和曹丕、曹操之眼。因此反過來說，甄氏美貌動人，也印證曾有歷史民謠曰“江東有二喬，河北甄宓俏”的說法。

三　甄氏的死

甄氏的死因一直以來都是一個難以解釋的謎團，因為史料所記載的內容有出入，而且史料之間所反映甄后的性格有異，故此難以知道甄氏真正的死因是甚麼。不過，我們仍然可以先從史料入手，逐一分析。《三國志・文昭甄皇后傳》云：

> 黃初元年十月，帝踐祚。踐祚之後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魏，郭后、李、陰貴人並愛幸，后愈失意，有怨言。帝大怒，二年六月，遣使賜死。[13]

從上述正史《三國志》中可得知，甄氏妒忌郭、李、陰氏得寵，又愈發怨言，觸怒

[10] 陳壽撰，裴松之注：《三國志・魏志》，卷 5。
[11] 同上注。
[12] 陳壽撰，裴松之注：《三國志・魏志》，卷 8。
[13] 陳壽撰，裴松之注：《三國志・魏志》，卷 5。

曹丕而被賜死。然而再看裴松之注《三國志・文昭甄皇后傳》所引王沈《魏書》載：

> “妾聞先代之興，所以鄉國久長，垂祚後嗣，無不由后妃焉，故必審選其人，以興內教。今踐祚之初，誠宜登進賢淑，統理六宮。妾自省愚陋，不任粢盛之事，加以寢疾，敢守微志。”璽書三至而后三讓，言甚懇切。時盛暑，帝欲須秋涼乃更迎后。會后疾遂篤，夏六月丁卯，崩於鄴。帝哀痛咨嗟，策贈皇后璽綬。[14]

以上兩個條目都對甄氏的死因作了敘述，分別的地方是：陳壽《三國志》裡記載甄氏因失寵失言，觸怒曹丕而被賜死；而王沈《魏書》則記載甄氏病故。兩處所記乃完全不同之事，那便代表至少有一邊是偽說。

裴松之認為：“文帝之不立甄氏，加以殺害，事有明審。魏史若以為大惡邪，則宜隱而不言，若謂為小惡邪，則不應假為之辭，而崇飾虛文乃至于是。異乎所聞於舊史，推此而言，其稱卞、甄諸后言行之善，皆難以實論。陳氏刪落，良有以也。”[15]陳壽在編《三國志》時，同時也有觀諸《魏書》的內容，但在《三國志》內盡數刪去上面的條目，裴松之認為陳壽這樣做顯而易見：他覺得《魏書》記述甄氏之死的內容不盡不實。東晉史書《漢晉春秋》也有記載：“初，甄后之誅，由郭后之寵。”此亦說明後世學者採納了陳壽《三國志》的說法，而不是王沈《魏書》的說法。[16]

如果大致能推定甄后是被賜死，而且是因妒忌失言而死，那是否跟一向記述中大眾所認為的“賢淑”、“知書識禮”等標籤相違背呢？《魏書》記述甄氏三次拒絕曹丕封后的要求，突顯甄氏深明大義，不計個人榮辱而以曹魏勢力未來著想出發的美好德行。裴松之注《三國志・文昭甄皇后傳》所引王沈《魏書》云：

> 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，後宮有寵者勸勉之，其無寵者慰誨之，每因閑宴，常勸帝，言“昔黃帝子孫蕃育，蓋由妾媵眾多，乃獲斯祚耳。所願廣求淑媛，以丰繼嗣”，帝心嘉焉。其後帝欲遣任氏，后請于帝曰：“任既鄉黨名族，德、色，妾等不及也，如何遣之？”帝曰：“任性狷急不婉順，前後忿吾非一，是以遣之耳。”后流涕固請曰：“妾受敬遇之恩，眾人所知，必謂任之出，是妾之由。上懼有見私之譏，下受專寵之罪，願重留意！”帝不聽，遂出之。[17]

---

[14] 陳壽撰，裴松之注：《三國志・魏志》，卷 5。
[15] 同上注。
[16] 《魏書》到了唐代劉知幾也看得到，證明《魏書》在東晉時期也有流傳。
[17] 陳壽撰，裴松之注：《三國志・魏志》，卷 5。

不過，學者楊永康則對《魏書》所記述的甄氏形象有不同意見。他在論文〈王沈《魏書》曲筆考》中，認為當時曹丕稱帝以洛陽為都，但曹丕即位直到甄氏過世，甄氏也沒有離開過鄴城，一直在鄴城侍奉卞太后。一個在鄴城的后妃，如何管理身在洛陽的后宮？[18]甄氏在郭氏封為貴嬪後，便一直被曹丕冷落。試問一個被冷落的后妃，憑甚麼身份、地位和籌碼去勸勉皇帝“廣求淑媛”？[19]結合裴松之和學者楊永康的推斷，幾乎可確定《魏書》所塑造出來的甄氏與真實的甄氏有出入。裴松之注《三國志．文德郭皇后傳》所引魚豢《魏略》載：

> 明帝既嗣立，追痛甄后之薨，故太后以慢暴崩。甄后臨沒，以帝屬李夫人。及太后崩，夫人乃說甄后見譖之禍，不獲大斂，被髮覆面。帝哀恨流涕，命殯葬太后，皆如甄后故事。[20]

另見習鑿齒《漢晉春秋》中云：

> 初，甄后之誅，由郭后之寵，及殯，令被髮覆面，以糠塞口，遂立郭后，使養明帝。帝知之，心常懷忿，數泣問甄后死狀。郭后曰：“先帝自殺，何以責問我？且汝為人子，可追仇死父，為前母枉殺後母邪？”明帝怒，遂逼殺之，敕殯者使如甄后故事。[21]

兩則史料都記述了大概相同的事——甄氏被賜死後的待遇，基本上都不是以正常入斂的方式處理。《魏略》指甄后有“見譖之禍”，所以屍身不獲大斂，也沒有為其面容化妝；而《漢晉春秋》指除了“被髮覆面”，還“以糠塞口”，葬禮亦潦草了事，估計可能是曹丕和郭貴嬪的意思，又或者負責葬禮的官員為免得罪曹丕和郭貴嬪，選擇了幾乎最簡約的入斂儀式。然而“以糠塞口”恐怕又誇張了點，甄氏雖被賜死，但身分仍然是曹丕的夫人，屍身不獲大斂也不至於被侮辱。以《魏略》的說法來看，甄氏死後其實並沒有遭到過多的侮辱，提到“被髮覆面”，意指沒有為死去的面容粉飾，隨隨便便下葬就算了。[22]

---

[18] 楊永康：〈王沈《魏書》曲筆考〉，《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（太原：北嶽文藝出版社，2012 年）。
[19] 張乘建：〈甄夫人與建安文學公案〉，《溫州師範學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99 年 2 月（第 20 卷 1 期），頁 11。
[20] 陳壽撰，裴松之注：《三國志．魏志》，卷 5。
[21] 同上注。
[22] 楊永康：〈王沈《魏書》曲筆考〉。

四　甄氏的真實情感

那麼甄氏妒忌是否就大抵被坐實了呢？回顧《三國志・文昭甄皇后傳》提到甄氏小時候與家人之間的對話，看得出她是個有自己主見的人，並不是普世認為女性該有怎樣的模樣就盲目跟從之人。曹丕娶納了甄氏後，是否彼此就相安無事呢？甄氏本來為袁熙之妻，生來也是河北袁紹勢力下長大的人，對袁氏有舊情也是理所當然。家翁和丈夫被殺，而自己淪為敵人俘虜回去的戰利品，是否到了曹魏家族後就可以抹清過去十多年的人生情感，立刻重新做人呢？[23]正如我們從史料了解的甄氏，她是一位有想法有主見的人，不輕易隨波逐流。《魏略》提到甄氏嫁曹丕後“擅室數歲”，獨得曹丕寵愛，估計也與曹丕愛其美貌有關。

然而兩人之間相處是否融和，撇除王沈在《魏書》中提到甄氏勸戒曹丕那些不太令人相信的對話後，其實他們的關係並沒有太多確實的史料記述，大抵只能從甄氏《塘上行》的詩作窺探一二。詩作中提到：“眾口鑠黃金，使君生別離。念君去我時，獨愁常苦悲”，令人聯想起甄氏與郭貴嬪之間的恩怨，而導致曹丕和甄氏之間的感情生隙。其實這首詩作的作者，過往有不同學者認為是甄氏，也有人說此作是曹氏三父子其中之一擬女所作，後人托為甄氏作品。由於說法不一，這篇作品也只能作個參考，但本人還是偏向認同是由甄氏創作的。因為作品裡每一項的細節都能與甄氏的遭遇有聯繫：

> 蒲生我池中，其葉何離離。傍能行仁義，莫若妾自知。
>
> 眾口鑠黃金，使君生別離。念君去我時，獨愁常苦悲。
> 想見君顏色，感結傷心脾。念君常苦悲，夜夜不能寐。
> 莫以豪賢故，棄捐素所愛？ 莫以魚肉賤，棄捐葱與薤？
> 莫以麻枲賤，棄捐菅與蒯？ 出亦復何苦，入亦復何愁。
> 邊地多悲風，樹木何翛翛！ 從君致獨樂，延年壽千秋。[24]

從“眾口鑠黃金”到“獨愁常苦悲”，說的也許就是甄氏的“見譖之禍”。後來甄氏被獨留在鄴城，曹丕登帝位時在洛陽，兩人分隔兩地。中段“莫以豪賢放”到“入亦復何愁”，提到的比興就是想跟曹丕說即使人在高位，也要懂得時常回想初衷。所謂的初衷，可能是做人的道理，又或許是曹丕娶納甄氏時的片段。“從君致獨樂，延年壽千秋”意指甄氏跟從了曹丕後，竟最後落得一人獨樂。不過即便是這樣，甄氏也會一個人好好地活得精彩[25]。

---

[23] 張乘建：〈甄夫人與建安文學公案〉，頁 11。
[24] 文昭甄皇后：《塘上行》，載徐陵編《玉臺新詠》（《清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卷 2。
[25] 江達煌：〈甄后・甄后詩・甄后墓〉，《殷都學刊》，1992 年第 4 期，頁 102。

史料中除了《塘上行》比較有力地反映出甄氏與曹丕的情感外，大概就只剩下《魏書》中記述甄氏與曹丕母親卞太后的事了。裴松之注《三國志·文昭甄皇后傳》所引王沈《魏書》載：

> 十六年七月，太祖征關中，武宣皇后從，留孟津，帝居守鄴。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，后不得定省，憂怖，晝夜泣涕；左右驟以差問告，后猶不信，曰："夫人在家，故疾每動，輒歷時，今疾便差，何速也？此欲慰我意耳！"憂愈甚。後得武宣皇后還書，說疾已平復，后乃歡悅。
>
> 十七年正月，大軍還鄴，后朝武宣皇后，望幄座悲喜，感動左右。武宣皇后見后如此，亦泣，且謂之曰："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邪？吾時小小耳，十餘日即差，不當視我顏色乎！"嗟嘆曰："此真孝婦也。"
>
> 二十一年，太祖東征，武宣皇后、文帝及明帝、東鄉公主皆從，時后以病留鄴。二十二年九月，大軍還，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顏色豐盈，怪問之曰："后與二子別久，下流之情，不可為念，而后顏色更盛，何也？"后笑答之曰："諱（叡）等自隨夫人，我當何憂！"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。[26]

以上三段引文，均沒有被陳壽記在《三國志》裡，意思是陳壽並不認同這些史料需要放進《三國志》裡；再說得簡單點，就是陳壽並沒覺得《魏書》所寫的這些片段真確。不過裴松之引《魏書》為《三國志》作注，又是為何呢？唐代劉知幾在《史通·補注》中提到裴松之"才短力微，不能自達……不加刊定，恣其擊難，坐長煩蕪，觀其成書表獻，自比蜜蜂兼采，但甘苦不分，難以味同萍實矣！"[27]其實陳壽早就在編定《三國志》時刪去了裴松之所引的那些資料。在古代史學家眼中，那些不真確、與歷史真確有觝觸的資料應在史家篩定後，載入歷史洪流之中。然而有時候歷史是否只記載一個真相，研究歷史又是否只看及二十四史，相信沒有一位研究歷史的學者會這樣做。裴松之引了陳壽本來已刪減的條目作注，反而讓後世的人更清楚了解到同時代背景下，不同背景的史家記述事實有不同的筆法。[28]事實上《魏書》有很多部分裴松之都是不認同的，但他還是引為作注，也是體現了研究歷史應"博覽群書"的做法。用知識、學識和眼界去分別史料的真確度，才是真正研究歷史的方向。

---

[26] 陳壽撰，裴松之注：《三國志·魏志》，卷 5。
[27] 劉知幾：《史通》，卷 5。
[28] 江達煌：〈甄后·甄后詩·甄后墓〉，頁 103。

事實上，以上三則史料所記載的事太過誇張。如果卞太后與甄氏之間的羈絆如此深，婆媳關係如此理想，何以甄氏被曹丕賜死、郭女王專寵之時，卞太后並沒有跳出來為甄氏說情？[29]換過來說，本來《魏書》作為官修的史書，美化曹魏勢力裡每一個人物是必然的。在本文敘述甄氏的死的一章，其中引文提到魏明帝曹叡即位後，追查母親甄氏的死。當他得知其葬禮沒有被好好處理的時候，非常激動，後來追謚其母甄氏為文昭皇后。此外，魏明帝曹叡在太和中命秘書監王沈、大將軍中從事中郎阮籍等人開始編修《魏書》時，必然會美化其母親與父親、母親與祖母間的關係，所以在《魏書》裡很難找到任何對甄氏負面的評價或者記述。

不過從曹叡追思其母之情可以看到，至少在他的眼中，母親甄氏不應落得悲慘收場。在她死後為其美化人格德行，足見甄氏是位好母親，要不然曹叡並不會如此激動地追問生母甄氏的死況以及後來的種種。總括而言，甄氏並不如《魏書》所說的那般美好。她本身是一位有主見有想法的女子，對於當時與曹丕和郭女王之間的關係也並沒有沉默應對，最後淪為爭寵中的敗者，被曹丕賜死。又，基於曹叡的反應和後來的行為，以及魚豢《魏略》對甄氏與母親的記述來看，至少甄氏是位稱職的母親，而且性格上也敢於表達自己。

另外，除了上述的史料外，曹植的《洛神賦》也與甄氏扯上不少關係。惟本篇論文不以《洛神賦》來幫助還原甄氏的面貌，原因是《洛神賦》中並沒有實證證明曹植所想像的洛神是否以甄氏作原形。雖然學界指出相當多的證據，例如曹叡在位期間，煞有介事將曹植《感甄賦》改為《洛神賦》；而就算《洛神賦》的原型真是甄氏，究其詩之內容，大抵只能補充了甄氏的外觀和神態，以及曹植對其的情感，對於還原甄氏的真實面貌作用不多。研究起來，最終也只會大篇幅地討論《洛神賦》是否在描繪甄氏的爭議，故此本文不以《洛神賦》作為剖析甄氏面貌的材料。

五　個人研究及總結

在研究甄氏的生平中，或多或少也會對所觀看的史料有所思考，特別是陳壽編《三國志》與裴松之引《魏書》《魏略》作注的時候。到底研究歷史之法，該去蕪存菁，像唐代劉知幾批評裴史之法提到：“比蜜蜂兼采，但甘苦不分，難以味同萍實矣”，還是像裴松之般將所有當時可看到的文獻都盡量引錄，讓後世的人去辨別呢？

我本來不是專門讀歷史的學生，一直以來專攻古代文字和文學，少有觸及中國

[29] 楊永康：〈王沈《魏書》曲筆考〉。

歷史專題。然而在我接觸過後，發現有資料總比沒資料好。縱如著名歷史人物曹操一般，關於他的史料條目一定多如天上繁星，的確會讓很多研究的人苦惱資料的真確性，特別在面對龐大記錄的時候。然而這能夠用時間和人力來解決，如果像很多歷史人物，翻書倒櫃也只能找到零星的條目，書本散佚或者史家對其有所刪減，這些資料就永遠石沉大海，連研究的門都沒有。

甄氏人物原型被後世文學、戲曲、現代流行文化諸如遊戲、電視劇、電影等取材，特別是與曹植《洛神賦》中宓妃的形象所影響，被後人建構成一個如夢幻理想中的女性典範，捧在內心某一處一直欣賞著。甚至到了現代文化中，甄氏在遊戲中會披甲上陣殺敵，這對於研究史學的人來說，又是不是一種衝擊？普羅大眾透過不同渠道接收了距史實不符的訊息，這種風氣是否需要罡正？事實上，在現今社會，大部分的人說到洛神就會聯想到甄宓，並不會想到上古宓妃；可是甄宓跟洛神傳說是兩碼子的事，甚至《洛神賦》是否在寫甄氏也是未知之數，在歷史研究上必須把這些觀點弄清。然而如果在文學創作或者二次創作上，死板地跟著正史的形式來走，便會局限了其美學與娛樂的多樣性。假如創作目標注重的是娛樂大眾，內容是否真實，或者歷史上有否發生過，那便是次要的考慮了。